

不屈的农奴

装帧、插图：梅定开

不屈的农奴

(甘孜藏族农奴家史)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教局 编写组整理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66 千

1977年4月第一版 197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M10140·1 定价：0.48 元

前　　言

《不屈的农奴》，是一本甘孜藏族自治州翻身农奴家史的记录。书中选编的二十四篇家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记述了藏族人民的苦难、斗争和翻身的史实；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歌颂了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全州面积一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是川藏高原的一部分。全州六十七万人口中，藏族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他还居住着彝、回、汉等民族。

高原上，从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到波涛汹涌的金沙江，雪峰耸立，草原毗连，激流奔腾，森林茂密，一派壮丽雄奇的风光，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藏族劳动人民，在河流两岸开垦了成片的良田，在草原、山麓放牧着成群的牛羊，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文化。但是，直到解放前，这里仍然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阶段。

列宁在谈到农奴制时指出：“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概念。”在农奴社会里，一小撮农奴主（包括土司、头人、寺庙上层喇嘛）霸占着几乎全部的土地、草场和牲畜。

处于依附地位的农奴，为了得到一份差地，不知付出了多少名目繁多、数量繁重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加上支不完的“乌拉”（差役）、多如牛毛的捐税、苛刻无比的高利贷，广大农奴往往被压榨到赤贫的境地，不少人被迫讨口、流浪，甚至沦为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农奴社会里，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喇嘛寺庙的反动上层和土司、头人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则享有很大的特权。特别是喇嘛寺庙，它不仅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征用大量劳动力为寺庙服役，而且用种种荒诞的宗教迷信思想从精神上奴役群众。为了维护腐朽黑暗的农奴制度，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军队、刑罚等反动专政工具。寺庙反动上层同土司、头人互相勾结，用削鼻、割耳、挖眼、抽脚筋、挖心、活剐、活埋等数十种酷刑，对广大农奴实行极其野蛮残暴的反革命专政。这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和历代的反动统治，是这个地区处于长期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社会里，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从未停息。反抗的方式，从怠工、逃跑、毁坏农具、杀死农奴主，直到大规模的起义时有发生，沉重地打击了农奴主的反动统治。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不甘屈辱、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在红军长征路过这个地区时，藏族人民接受了革命的真理，积极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写下了藏汉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新篇章。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创造历史的

伟大力量冲天似地爆发出来。他们团结奋起，勇往直前，为铲除黑暗的农奴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英勇斗争。经过一九五六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粉碎了一小撮反动农奴主的疯狂抵抗和破坏。甘孜藏族地区，从腐朽的农奴制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把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地推向前进。人民公社普遍建立并得到巩固，民族干部茁壮成长，民族团结空前增强，农牧业、工业交通和文教卫生事业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涌现，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翻身农奴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把翻身农奴的家史记录下来，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愿望。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曾到甘孜藏族自治州深入群众，广泛收集材料，并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教局的同志一道，整理、

编写了这本家史——《不屈的农奴》。这本家史，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一部比较好的材料。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得到甘孜自治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翻身农奴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以及担任翻译同志们的大力协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语言不通的限制，书中不足之处一定不少，诚恳地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提出批评。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教局 编写组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五年二月

目 录

- 红太阳照我向前进 洛 泽 (1)
血染差途 仇恨冲天 泽 呷 (14)
挣脱锁链的人 尺 召 (28)
一根马缰绳 两代血泪恨 拉 佣 (36)
苦难的科巴站起来 邓珠娜姆 (46)
决不准吃人的“政教合一”复辟 扎 洛 (54)
痛诉一腿牛肉债 益 呷 (62)
“活鬼”的新生 斯朗志玛 (70)
忘不了的伤痕 阿娘拉姆 (80)
满腔仇恨诉乌拉 洛 著 (88)
不屈的山鹰 沙 加 (97)
扎绕山上红旗飘 妞 妞 (108)
锅庄场上斗志昂 尕玛他生 (116)
穷苦扎巴求解放 牟 他 (124)
我们不愿做奴隶 布 穷 (133)
红军的话儿记心上 志玛青错 (142)
世世代代记住这笔账 她翁志玛 (152)
毛主席给了我双眼 阿妈帕里 (160)
波日山下迎亲人 阿依洛绒 (169)

- 抗震救灾话今昔 扎西泽登 (176)
大女儿的惨死 白马错 (187)
雪肯的女儿上大学 日珠 (195)
革命路上永不停 巴珍 (201)
格桑花开永朝阳 赤乃彭错 (209)

红太阳照我向前进

洛 泽

清晨，庄严亲切的《东方红》歌声从广播中传来，声声都印在我心坎上。

红太阳升起来了。迎着金色的光辉，我热血沸腾，久久地凝视着东方，激起了我无限的遐想。从漫漫长夜过来的人，最珍惜太阳的光辉；熬过严冬苦寒的娃子，最懂得太阳的温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翻身农奴前进的大道上，到处洒满了红太阳的光辉，我怎么不对红太阳满怀深情，无比热爱！

七岁的“罪人”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农奴制度下广阔的石渠草原，就象我们农奴的一个无边无际的苦海。

我在这苦海中刚泡到六岁，就被迫到牧主耳日家当娃子了。

去耳日家的头天晚上，阿妈爱抚地喊我到她身边，深情地把我从未见过的阿爸、阿哥的事告诉了我。闪烁的牛粪火光，照见了阿妈悲愤的双眼。她说：“阿泽啊，还是你下地之前，国民党匪兵来抢我们家的牛羊，把你阿爸打死，把你两个阿哥抓走了。你的阿姐后来也被拉去当娃子了……”那一晚，阿妈守着我没有合眼，仇恨的种子撒在我心的深处。

在耳日家，他们逼着我去放牧两三百只牛羊：从早到晚，两头不见亮。饿得慌了，我找点野大黄、生白菌来咽下。冻得发抖，我就把脚塞进热牛粪里暖一暖。

有一天，我赶着牛羊回来，又冷又饿，四肢发软，头上冷汗淋淋。耳日摇头摆尾走过来，拍拍这头牛的背，摸摸那头牛的肚子，翻着白眼，故意地说：“臭娃子，你让我的牛饿肚子，我也叫你饿肚子，你今天休想吃东西！”说完就钻进帐篷去了。帐篷里烟雾腾腾，冒出一股股酒肉的气味。我心想：“这家伙跟狼一样狠啊！我不给你放牛放羊，哪里来的奶子和酥油？累了一天，为什么不给我吃的？”我转过身就钻进耳日家存放东西的帐篷，在那堆着比人还高的粮包和酥油袋里，拿了一小块酥油。刚跨出帐篷，一头撞到一个人身上。我抬头一看，正对着耳日双眼射出的凶光。他哼哧一声，扬起那熊掌似的巴掌就是一下，我耳边嗡地一声，扑倒在地上。这时候呀！我怒火满腔，就地一滚，跳将起来，指着他帐篷里热气腾腾的牛肉锅质问道：“你的肚子成天装肉灌酒，我的肚子为啥就该空着？”耳日的两手不停地抖着，气得直哼，又飞起一脚把我踢翻在地。他骑上马，连声吼叫：“小东西，你还有理？变了牛羊要晓得鞭子的厉害，我叫你晓得这个道理！”话还没有说完，他猛抽一鞭，就打马往菊母寺那个方向跑去。

第二天，来了两个凶神恶煞的喇嘛把我捆起，推到了菊母寺。豺狼和豹子是走在一路的，反动喇嘛同牧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我被拖到经堂上，一看，上面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菊母寺的活佛，一个是大头人，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匪军的军官。大头人见我来了，他斜眉吊眼地瞅着，诬我“偷”酥油的事，我还是用回答耳日的话回答他。他见我不吃硬的，又装出一副笑脸，要我认“罪”。我

心想，饿了吃一点酥油，哪来的罪呀！唬了我一阵，我只是一个不理。大头人气得脸上青一阵又白一阵。那活佛见半天问不出个结果，就插嘴说：“你生就的贼骨头、穷娃子，有不偷东西的？”烧沸了的酥油见不得火，活佛的话一下激起了我心里的愤怒。我气极了，使尽浑身的力气连声喊：“我没偷！没偷！就是没偷！”活佛的脸色一下刷白，佛珠在他手上唰唰颤抖。接着，那个匪军官在一旁连声地吼起来：“臭小子，我叫菩萨好好管教你！”他在活佛耳边叽咕了几句，活佛那个翻白眼珠一转，突然惊叫起来：“中邪了！中邪了！来人，给这小东西除邪去！”

两个铁棒喇嘛①上来扒去了我的衣服，把我拖到寺庙后荒坡上的一根杆子前。这根杆子是专门吊人的。我当娃子以前，有时从附近走过，见到不少穷苦的乡亲被吊在上面。今天他们要吊我了。我心里正在盘算，但是铁棒喇嘛的嚎叫，一下使我清醒了。阿妈的话，顿时在我耳边响起，为了不让牛羊被抢，阿爸曾同国民党匪军搏斗，阿哥还提着刀砍杀匪兵，那时才几岁的阿姐也抡起小拳头打那些魔鬼。我心里积满了仇恨，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统统打死。铁棒喇嘛把我高高地倒吊在木杆上，飞舞的皮鞭，象毒蛇一样咬扯着我的皮肉。我咬着牙，憋住气，无论如何不哼一声。尽管是严冬天气，我仍然痛得汗水直往下淌。倒吊久了，我只觉得两眼发胀，胸口发闷，脑袋就象要炸裂一样，耳朵里不断嗡嗡地响，但是我仍听得到凶手们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皮鞭呜呜地卷起旋风，……不知什么时候，我在他们罪恶的皮鞭下昏迷过去了……

我在寺庙的监狱里被关了两个多月，成天拖着脚镣手铐，身上

①铁棒喇嘛：寺庙里专门负责执行法律的喇嘛。

伤痕重伤痕，血疤凝血疤。他们见我死不认罪，就使出了另一条毒计。一个阴沉沉的傍晚，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坡上，逼着一些穷苦的乡亲和小扎巴围拢来，一个满脸杀气的家伙高声嚷着：“洛泽是一个浑身沾满邪气的‘罪人’，……不准他同家里人见面，不准……他家的全部财产没收，交给耳日作为赔偿。……三天之内离开石渠县境，如有违令，就要处死！”

这时我才七岁啊！我望着茫茫的草原，却望不到尽头。我被他们撵走了，却不准我的阿妈、阿姐来看看我！深仇大恨凝结在心头，我恨透了耳日，恨透了国民党匪军，恨透了土司、头人和面善心恶的活佛，这些魔鬼想把我撵出人世，我偏要活下去。

旧恨添新仇

怀着刻骨的仇恨，我离开了家乡。

我走啊，雪地留下的脚印中渗着血迹。

我走啊，岩窝里留下的乱草上凝着泪痕。

那些日子里，伴着我的只有一个烂木碗，一根打狗棍。我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从一个部落走到另一个部落。不知过了好久，我只觉得扎巴皮袄越来越短，打狗棍没原来的长，烂木碗也变了许多。在苦难中，我长大起来了，离有力气报仇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没想到，报仇的日子真的到了眼前啦！我讨口来到一个牛场上，听一位穷苦的阿尼^①说：“不久前高原上降下了天兵，每一个

①阿尼：即老大爷。



天兵头上都有一颗红光闪耀的五星。那红星发出的光芒象万支金箭，牧主、头人见了吓掉魂；那红星发出的光芒又象万支火把，穷人、娃子见了找到光明。”我听得入神了，急不可待地问：“是真的吗？”阿尼抚着我的头说：“真的，有人见过啦！”听了阿尼的话，望着他脸上的笑容，我满怀着希望，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我决心找头戴红星的天兵去。

迎着漫天雪花，踏着遍地冰凌，我一路讨口，一路打听，来到一个叫玛当坝都的地方。我只顾往前赶路，突然从路旁传来一声叫唤：“小讨口的，过来！”我回头一看，那里是一座乌拉站，门前站着一个穿羔儿皮袍的胖小子。我没理他，转身又往前走。他又叫起来：“喂，过来，给你吃的！”那时，我一心想找到天

兵来杀尽那些豺狼，我只顾赶路，饿得发慌也不觉得。那小崽子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能要点东西路上吃，赶路更快，便停住脚步望着。谁知那小子一阵干笑，做着鬼脸：“来，我屙屎给你吃！”听了这话，一股怒气陡然在我心中冲起。“哼！救穷人的天兵都快来了，你这崽子还这么欺侮人！”我气不过，就扑了上去。那崽子吓得直叫嚷：“杀人呀！杀人呀！”正在这时，房子里忽地跑出两个藏兵来把我抓住。接着又撞出一个戴眼镜的大肚子老家伙，他扑上来，就是一巴掌，我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他一边用皮靴踢我，一边嚎叫：“你这小妖魔，要杀我儿子，看我斩断你的爪子！”我撑着身子，闪闪发亮的红星就象一下出现在面前，我指着他大声地说：“戴红星的天兵已经到了草原上，你们还敢横行霸道？”那老家伙的镜片上闪着寒光，咬牙切齿地嚷道：“这穷小子，还要去找天兵哩，看我先宰了你的腿！”

两个藏兵把我拖进乌拉站，用牛皮绳把我吊上高高的屋梁。戴眼镜的老家伙还在不停地叫骂：“看你去找天兵吧！等我办完了公事再来收拾你！”

从上午到黄昏，那些吃人的野兽把我折磨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怎样来迫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去找天兵来收拾这些恶狼。

太阳落坡的时候，那只老狼带着四个藏兵又出现在我面前。那老狼的脸上布满了杀气。两个藏兵把我放下来，用绳子把我的四肢捆在木板上。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就挣足了全身的劲骂道：“你这头老狼，你把我吃了嘛！你整死我，天兵会给我报仇的！”那老狼冷笑一声，呲着牙说：“整死你？你想死还不得行哩，我偏要把你弄个半死不活。”这个歹毒的家伙叫了声“钉！”

一个藏兵就把一根竹钉钉进了我的手心。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的肝胆都象炸裂了一样，等到手心、脚心都钉上竹钉，我已经昏过去了。

剧痛使我昏死过去，剧痛又使我苏醒转来。我一睁开眼，那老狼就问道：“还找天兵吗？”我答道：“你怕我找天兵，我就偏偏要找！”老狼气红了眼，向那几个藏兵吼道：“再给我钉！”话音刚落，一个藏兵拿来四根生锈的铁钉，把我的手脚都钉在木板上。就这样，他们把我一直折磨到深夜。可是，这条黑心的老狼还不罢休，又吼叫藏兵把铁钉、竹钉一根一根拔出来。抽一根，摇一下，每摇一下，每抽一根，都象有一把尖刀在剜我的心。不等抽完，我又昏死过去了。后来，他们把我关进了一间石砌的黑屋。

刺骨的寒气把我冷醒过来，我只觉得四肢象火烧油炸一样难受。白天的事又浮在眼前，耳边又响起那老狼的声音：“你还去找天兵吗？”我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找到天兵，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躺下了。

深夜，我被一声声亲切又急促的呼唤声叫醒。睁眼一看，一位阿尼正把我抱在怀里。他见我醒来，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快逃吧！明天他们要挖你的眼睛，抽你的脚筋啦！”“什么？”我惊愕地望着阿尼。他又对我说了一遍。我听懂了他的话，泪水直往下淌，叫了声“阿尼”，就搂紧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阿尼在我耳边轻声说：“孩子，天兵已经到了石渠草原，那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啊！你快去找他们吧！”听到说金珠玛，我急忙问道：“就是头上戴着红星的天兵吗？”阿尼连连点头。他为我包扎好两只脚，把我背出牢房，又走一段路，才把我放下。我望着阿尼，喃喃地说：“阿尼，你……”阿尼塞给我一个装满

糌粑的口袋和一根棍子，急切地说：“放心吧，孩子。既然光明已在眼前，就决不能再让魔鬼轻易把我吃掉！你快走吧。”说着，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要我上路。

黑夜沉沉，风雪漫漫。我忍着绞心的疼痛，艰难地挪开步子。为了找到救星，就是爬，我也要爬着去啊！我总看见那颗红星在眼前闪闪发光，我在心中默念着：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啊，小洛泽爬着找你们来啦！

找到了救星

走啊，走啊！我忍着剧痛，好不容易爬到了海子山，手脚都肿得失去了知觉，只好爬到一个山洞里歇下来。靠了寻找金珠玛的心愿，靠了阿尼留给我的糌粑，我把雪花和着糌粑吞，找来草药敷扎伤口，等到能勉强走路，我又继续往前奔去。

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岭，也不知淌过了多少水流。日日夜夜，风里雨里，我熬到十四岁了。有一天，听说离金珠玛住的县城不远了，我彻夜不停地往前赶路。我爬上一层山岗，坐在山脊的一块石头上，想到马上就要找到金珠玛，激动得泪水扑簌扑簌往下掉……

一霎间，象通天的火把在天边举起，一轮红日腾腾升起，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金光灿烂的太阳。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嘹亮的歌声：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唱歌的人就在附近，我象展翅的小鹰，迎着阳光，寻着歌声飞一样地跑去。一个阿姐正赶着羊群，她一边走，一边高声地歌唱。我便跑去问她：“阿姐，你看见金珠玛了吗？他们头上戴着红星……”她笑了笑，亲切地说：“看见了！他们就住在前面！”我急忙说：“阿姐！你快带我去吧！”阿姐引我到一个小土坡上，指着远处洒满阳光的一片草场。那里有几座帐篷，帐篷上火苗儿一样的红旗正迎着晨风飘扬。“阿弟，看见了吗？飘着红旗的帐篷里住的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快去吧！”听完阿姐的话，我象经历了漫长的黑夜，突然看到雪山顶上露出一线曙光。我象长上了翅膀，掠过湿漉漉的青草，跃过亮闪闪的水流，飞到了旗下，看到了那闪闪的红星，投进了金珠玛的怀抱。我拉着一位年纪较大的金珠玛的手连声地说：“救星，我终于找到你们啦！”这位金珠玛热情地把我接进了帐篷，指向挂着的毛主席像片，亲切地说：“阿弟，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啊！”

在毛主席像前，我注视着他老人家慈祥的笑容，看啊看，激动的眼泪成串地挂下来，洗尽了我脸上的灰土，浸湿了亲人的衣襟。我这个七岁就被判为“罪人”的小娃子，终于结束了那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久，我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离别多年的阿妈。望着她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我哭了。阿妈抚着我满是伤痕的双手，伤心得浑身打颤。阿妈心疼地说：“阿泽，……你阿姐还在给牧主当娃子呀！”

那以后，我给金珠玛送信、带路……浑身都象有使不完的劲。有一天，我在路上迎面碰到同活佛一起判我为“罪人”的那个大